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

二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王鳴岡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

殷盤庚之世詩一篇

明何楷撰

長發大禘也

出序及子貢禘申培說俱同

盤庚時之詩

蘇轍云大禘之祭所

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今按禘之名義有三一曰時禘祭義

言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舊說以為此夏殷之禮也故王制曰天子禘禘禘禘禘嘗禘

烝諸侯禘植禘一植一裕嘗禘烝禘其所謂禘即夏禘也及周祭改春曰祠夏曰禘惟烝嘗如舊而以禘

為殷祭則時禘之名至周而廢一曰吉禘謂喪畢即吉而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若竹書之吉禘于先王左襄十六年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是也一曰大禘爾雅以為大祭禮大傳篤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之所自出者如商周以稷契為始祖而稷契之所自出則嚳也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遂以大祭圓丘謂之禘而不知祭法所以先禘于郊者謂郊只及其始祖而禘則上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及其解祖之所自出則謂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威靈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皆本於識緯之說尤為支離妖妄先儒多攻之自趙伯循及楊氏伸大傳之旨而大禘之義始明惟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

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為然故疑長發之詩廣及羣廟宜為禘祭之詩今即據大傳本文觀之其首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禘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禘必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裕則于裕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也此可謂深得書意者矣蓋禘之為言諦也諦者審也所以取名為禘者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其禘禮固可廢者是也一則如許慎說文謂審諦昭穆張純謂諦諦昭穆尊卑之義是也然則夏祭之名禘者以禘乃禘禘為禘嘗禘烝之始有三昭三穆

在焉而吉禘之名禘者亦為新入廟之主將以其班  
祔二者之義皆取辨其昭穆斯則大禘之禮祭其祖  
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  
可無疑於長發之為大禘矣然則大禘配食固兼及  
毀廟歟曰以大傳文觀之則不及毀廟也彼謂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士于禘及其高祖則是但據見在五  
廟三廟而言以此例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惟以  
見在七廟之主配耳何得及毀廟乎若夫合毀廟未  
毀廟之主而皆祭于太廟則謂之大禘然大禘雖大  
而不及于太祖之所自出則其禮差小于大禘大禘  
與郊並重國語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謂禘郊不  
過薦粟是也大禘雖及于毀廟之主而不過始于太  
祖則其所始者亦與諸侯同而已故曰禘大而禘小  
也禘又有小禘謂之時禘其所合祭者惟及未毀廟  
之主則時禘亦在其內即王制所謂禘禘禘嘗禘烝  
是也從來諸儒論禘禘者紛紛愚推究其實不過禘

二禘二而已大禘之禮重于大禘追遠祖也大禘之禮別于吉禘隆合祀也吉禘之禮廣于小禘叙新主也小禘之禮異于禴禊媒黷祭也吉禘獨新主為然小禘則每歲皆有其大禘大禘行禮之歲數則經傳無文惟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祭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張純鄭玄皆謂五年而再殷祭者三年而禘五年而禘也此蓋本緯書之說所以取三年五年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也於禘祭乎何與今據公羊楊氏闕之以為公羊所言殷祭指大禘也五年再舉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也於禘祭乎何與今據公羊本文則楊說為正然則當以何時禘也愚獨有取于劉歆之說也謂禮去事有報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禴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

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歆所謂大禘，則終王者謂每一王終，新王即位則行大禘之禮。蠻夷各以其珍貢來助祭也。如此則不失之忘，亦不失之黷。欲行大禘者，惟此為允矣。若大禘之月，崔靈思謂祭以秋，張純謂祭以冬，愚未知孰是。乃純議大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為正尊卑之義，則愚亦有取焉。凡禮之行也，必追其本。禘夏祭也，然則大禘之當用夏月，亦斷斷無疑也。蓋古禮之無徵久矣，雖孔子且苦文獻之不足，而吾烏從正之？要以殷實，因夏周實，因殷其大致所在，固有可類推而得者。又按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則固大禘之一證也。何以明之？書盤庚篇告有位之辭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謂大享者，烝嘗也。於禮無據。周禮司尊夔職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裕羣主皆朝于太祖，而合食，故為



朝享皆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此其說與盤庚之言  
大享者合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祫故以大享  
名也享亦通作饗禮器言大饗其王事與樂記言大  
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  
戴禮亦云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  
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  
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蓋大禘追  
及遠祖有冥漠之思焉故其禮意與郊同如此今盤  
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為大禘  
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  
是詩也當作于盤庚之世觀其以茲亨大享為言則  
知功臣配祭其禮自盤庚始矣先是竹書載沃丁八  
年祠保衡如使早有配祭之禮則亦安用專祀為哉

滂拓

陸德明  
本作慈

維商

陽韻

長發其祥

陽韻

洪

豐氏本  
作澤

水芒芒

陽韻

豐本作

禹敷下土方

陽韻

外大國是疆

陽韻

幅隕

華氏本豐本俱作員

既長

陽韻

有娥方將

叶陽韻

帝

列女傳無帝字

立子生商

見前賦也

澹

本深通川之義爾雅以為幽深也哲說文云知也澹哲  
 維商贊商家能推其祖之所自出以制大禘之禮也樂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即此詩贊澹哲之意論  
 語云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云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  
 與自家身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即如郊天  
 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  
 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  
 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于  
 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愚按諸侯不得祖天子  
 大夫不得祖諸侯分有所限也稷契皆旁支宜不得祖

帝嚳然其子孫既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彼為嚳嫡傳而主嚳祀者則皆其臣也即越常格以祭之其誰曰不宜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而孔子謂知禘說則明于天下皆謂惟天子始足以為此非諸侯大夫所可例也推此意也人所生有本馬有本之本馬極其本之本而不以本支之分為限則人物可以同原而至于天矣故大禘之禮與郊同意者也烝皆以全牲皆以繭栗則以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亦以天道事之也雖然周人立廟惟及姜嫄不敢及嚳僅于大禘一祀之而已聖人制禮之嚴固如此長發其祥遡開商興王之祥繇于帝嚳也祥者吉之先見者也商家之發見其禘祥者已久實自帝嚳之世矣微帝嚳則契安從生故今日於大禘祀之也洪水孟子說文皆以為泮水也泮者水不遵道也芒通作荒說文以草淹地為荒故借為水淹地之義敷說文云布也猶分也書曰禹敷土蔡沈謂分別土地以為九州是也方四方也尚書序曰帝釐下土方楚辭天閭

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語法同此毛傳云諸夏為外孔穎達云對京師為內也疆說文云界也當泝水淹地芒芒之時下土之方幾莫得而辨禹治水之後乃始分別土地定其方域自京師之外凡可以建為大國者則從而區畫其疆界以待新封之用此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事言此所以為封契發端也今按禹貢紀錫土正在治水成功之後幅說文云布帛廣也隕通作圓說文云圍全也統計舜時五服之廣如布帛之幅然四面圍全而無欠缺又長遠而無涯際也有媵契母家所封國也契母為譽次妃史記言桀敗于有媵之墟國名記謂其地在陝號閭蓋湯先敗桀師于此也將通作壯說文云大也有媵以契之故當時方且昌大其國也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子謂有媵氏之女子即契母也子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生猶甥也謂帝立有媵氏女所生者為商也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

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愚按契之封  
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于天意以契能敬敷五教有可  
封之功故歸之于帝立焉此章言商之受命基  
于契而契則帝嚳之所生所以著禘祭之繇也  
玄王

桓撥

曷韻亦叶屑韻筆  
別翻韓詩作發

受小國是達

曷韻亦叶屑  
韻悅翻

受大

國是達

同率  
漢書

履

外傳說苑漢  
書俱作禮

不越

月韻亦叶曷  
韻戶括翻

遂

視

豐本  
作眎

既發

月韻亦叶曷  
韻北末翻

相去

聲

土烈烈

屑韻

海外有截

豐本此下又有一章云冥勤于官水國載安有易凶頑  
僕牛是踐帝命式甄上甲桓桓孝思孔宣注引路史謂

僕牛者河伯名也蓋因禮記有冥勤其官國語有報上  
甲微之文詩不應舍此二君而不之及故依附而益之

賦也玄王毛傳云契也按玄者幽遠之義稱契為玄  
王亦猶曾孫之下為玄孫蓋以其為遠祖而名之或謂

賦也玄王毛傳云契也按玄者幽遠之義稱契為玄  
王亦猶曾孫之下為玄孫蓋以其為遠祖而名之或謂

其生因玄鳥降得名而鄭又謂黑帝所感生故以玄稱  
皆不可信孔云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  
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謂周之  
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  
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追號為王也桓通作和鄭道  
元讀尚書桓夷底績桓作和漢書注云陳宋之間言桓  
聲如和今猶謂桓表為和表撥說文云治也錢天錫云  
當時混沌之窳未鑿而顛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  
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皆撥也愚按桓撥謂和  
以撥之即舜所云敷教在寬也孟子載放勳命契之辭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德之此可謂之桓撥矣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鄭  
玄云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  
國言能達其教令孔云中候握河紀說堯云封稷契皋  
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  
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陸化

熙云達即百姓親五品遜教化無窒礙之意率通作銜  
循也復說文云足所依也越說文云度也猶言踰也契  
能以身教故其國中之民皆銜循契身之所踐履如親  
義序別信之類無踰越者視說文云瞻也發者奮起之  
意金履祥云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愚按此  
汎指天下人而言不在契本國之內者曰遂曰既皆速  
化之辭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  
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為司馬之  
職掌征伐要皆以詩解想像之殊無明據竹書載帝相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與左傳言陶唐  
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其曰作乘馬則此  
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  
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今據竹

書所載則乘馬之法夏后之世相土固先為之矣烈說  
文云火猛也烈烈狀其威也海外之與海內華夷之界  
也截說文云斷也乘馬之法行則兵威大振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固有不暇彼海外蠻夷之國截然守其界限  
母敢窺伺內地實偏處此者故曰有截也劉敞云夷狄  
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  
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  
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愚按觀此可以得海外  
有截之義契始封商至相土遷于閼伯之墟以主大火  
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即在商丘東南是開商基者契而  
開興王之基者相土故商人祀契為始祖而其次即祀  
相土為不  
遷之宗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韻韓詩外傳作躋

湯降不違

聖敬日躋

齊韻禮記作齊

昭假

豐本作格

遲遲

支韻

上帝是祗

支韻

帝命



式于九圍

叶支韻盈之翻賦也此下四章皆述成湯之事帝命不違言契與相土能順承天之命

令不敢違背凡其兢兢小心盡職于侯國者皆是也齊等也按說文訓齊為禾麥吐穗上平也故有平等之義至于湯齊者言湯之不違帝命亦能與契相土等埒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又云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降說文云下也不違毛云言疾也愚按湯降不違即書所謂疾敬德也此但以敬畏天命言晉語宋公孫固欲襄公禮晉公子重耳而引此詩謂湯降不違者降有禮之謂特斷章取義耳聖者造極之名輔廣云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朱子云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躋爾雅公羊傳皆以為陞也日躋者文選注云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

愚按躋而曰日有至誠無息之意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云周公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明也假通作假至也昭假者明其敬之所至欲使天知之也遲遲不脣脣繫念也祗敬式法也俱見說文九圍毛云九州也孔云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圓然故謂之九圍也嚴粲云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假于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覲倖故惟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于天

下也錢云式九圍有表正萬邦之意未便是為天子下  
二章正式于九圍之事禮孔子閒居篇子夏曰三王之  
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  
也引詩之意但取成湯能敬天命  
蓋能敬天命則自能奉三無私矣  
受小球大球尤韻為

下國綴齊魯韓詩禮旋尤韻齊魯韓詩何豐本作天之  
記注俱作暇禮記注俱作郵荷後同

休尤韻不競不綵尤韻不剛不柔尤韻敷左傳後漢政優優尤韻  
書俱作布

說文作憂百祿是道尤韻說文作擘賦也球孔安國云  
憂憂 玉名禹貢雍州厥貢球琳虞書曰憂

擊鳴球球者玉磬之名而禮玉藻篇云笏天子以球玉  
則球可以為磬亦可為笏說文專以玉磬解球誤矣小

球大球朱子金氏皆謂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按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夏殷之世聘禮所用經無明文據此言受球則亦圭璋璧琮琥璜之類矣左傳孟獻子曰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所庭實旅百事亦同此劉向新序載湯出田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竹書亦載夏桀二十三年釋商侯履於夏臺諸侯遂宿于商此詩言受球受共大抵皆此後事也下國鄭云諸侯也緹說文云合箸也鄭云猶結也孔云內則言衣

裳縱裂紉葦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旒毛云章也  
按說文無旒字本作塗云垂玉也冕飾周禮弁師賦云  
王冕五彩纁十有二就皆五彩玉十有二徐鍇云塗之  
言流也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流水也陳氏云或謂之  
繁露其勢然也若旌旗之流則名為游其後字改作旒  
而以為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之通稱故秋官大行人  
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之  
練旒九鄭箋解此詩亦以旒為旌旗之垂者也夫以旒  
从旒則是旌旗之屬固不可通於冕飾然於下旒承殆  
不成字故知非古文也毛傳解旒為章與說文合當從  
之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贊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  
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為冕  
下國諸侯為塗綴之取其相繫屬之義也又荀子云奪  
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  
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  
不同而一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按

荀子引詩之意政從伐桀後贊之非本義也又按禮八  
蜡之一曰郵表嘏鄭注禮記引此詩作為下國嘏郵以  
古者井畔相連處謂之嘏郵若郵亭乃田畷處此以督  
約百姓者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所會集亦如嘏  
郵然其義似有據疑古文或如此並存之何說文云僭  
也猶言承任也休鄭云美也言承任天之嘉美于我故  
為衆諸侯所歸鄉也競說文云疆語也一曰逐也鄭亦  
云不逐者不與人爭前後也綵說文毛傳皆云急也不  
競不綵以交鄰國言今即湯事葛一節觀之以大事小  
是不競也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又使亳衆往  
為之耕是不綵也不剛不柔二句以布政于本國言剛  
則易失之猛柔則易失之縱不剛不柔寬嚴相濟仁義  
不偏以此布政則可謂至和矣優通作憂按說文惡憂  
優三字義各不同惡从心从頁愁也心惡則形于顏面  
故从心又从頁頁者首也憂从惡从文行之和也人有惡  
行國則可以解之故从惡又从文文所以行也優从人

定意从憂得聲其義則饒裕也後人混惡愁之惡作憂  
變憂和之憂作優又通作優饒之優皆失本義又朱傳  
解此優優如字以為寬裕之意亦通但據左傳孔子引  
此詩有政是以和之言故宜通作憂耳百祿猶云多福  
道說文云迫也言多福來迫近之如富貴逼人之意毛  
傳訓道為聚則當通作摯其義則收束也承上文言湯  
所以何天之休而受小大聘問之贄者何修得此哉湯  
之待小大諸侯未嘗競而欲駕其上也未嘗綈而急須  
其來也其日所布政于本國者不一于剛不一于柔迭  
運並行而有優優和調之美故天下諸侯聞風心服而  
自不能已于玉帛之將直以綴旒奉之所謂百祿是道  
者此也伊尹告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當日諸侯  
咸賓于商其故實繇于此左成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  
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馬韓詩  
外傳云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  
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  
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  
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  
者之等賦正事皆可與此詩互看又左傳載仲尼曰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云詩曰不  
競不綈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又云言當之為貴  
也又云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  
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綈不剛不柔言得中也皆見競綈剛柔二  
句文法相類故并引之不必與詩旨合也  
受小共

豐本作大共

叶冬韻居容翻亦  
叶腫韻居勇翻

為下國駿

大戴禮作恂

虬

叶董



韻莫孔翻齊詩豐本俱作何天之龍冬韻亦叶腫韻丑勇翻大戴禮豐本

俱作敷大戴禮陸德明本俱作傳奏其勇腫韻不震不動董韻不難不竦

腫百祿是總董韻陸本作融豐本作納按此章以腫董韻互叶益音相近賦也上章言諸侯

通聘問此章言諸侯從征伐皆所謂帝命式于九圍者也史記云湯征諸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

攸敵孟子云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孔安國云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謂陳設以給

用也左傳君謂許不供義正同此受小共大共者湯將征伐四方受小大諸侯供給如卒乘器具糗糒芻秣之

類也以下文敷奏等語推之可見駿通作峻說文云高也履說文云石大貌為下國駿履者下國諸侯恃湯以

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履作駿駮謂馬也然馬豈所以此先祖亦不倫甚矣陶逸則云古人取喻恰

當上言政事文也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駮  
厖喻又荀子云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  
先王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  
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仁人  
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察盡器械士  
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  
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  
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  
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駮蒙此之謂也  
引詩之意謂下之奉上名分當然於詩指亦近但以駮  
厖作駮蒙則殊不可解龍通作寵說文云尊居也因為  
為寵異之義言承任天之寵異乎我故小大諸侯皆奔  
命恐後如此也郝敬云人心所屬即是天休人心所奉  
即是天寵敷奏與敷政之敷義同奏說文云進也敷奏  
其勇者布散而日進其勇言其武功之廣也大戴禮云  
孔子曰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是仲由之行也詩云受小

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龍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  
文不勝其質震如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震動說文  
云作也不震不動者言師出于不得已非人心憂懼之  
深國勢搖動之極則兵不輕動也難竦據說文皆訓敬  
於義難通難當通作報面慙而赤也爾雅疏謂面慙曰  
慙是也竦當通作悚說文云懼也總說文云聚束也成  
湯師出有名故無愧怍亦無恐懼于是小大諸侯皆倚  
之以為安各出所有以供其用而為百祿之所總聚也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是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湯  
之行師如是亦何懸懼之有百祿是道與何天之休應  
百祿是總與何天之龍應天休天龍與第三章帝命應

武王載旆

叶曷韻蒲撥翻韓詩外傳荀子俱作發說文作坂

有虔秉鉞如火

烈烈則莫我敢曷

韻亦叶屑韻阿竭翻漢書豐本俱作遏

苞漢書注有

三葉

屑韻亦叶曷韻牙葛翻漢書注作枿

莫遂莫達

曷韻亦叶屑韻陀悅翻

九有九

截

屑韻

韋頤

漢書作鼓

既伐

月韻亦叶屑韻讀如穴胡決翻

昆吾夏桀

屑韻亦叶月韻

居竭翻

賦也

此章述成湯伐桀之事益至是始為天子也武王湯也解見玄鳥篇旆說文云繼旆之旗沛然

而垂解見出車篇所謂續旆末為燕尾者也載旆者載

之於車上也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

垂旌所以為戰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已而旆之諸侯畏

之此詩言湯之載旆尚未及戰也第載之於車以待將

戰而建耳虔說文云虎行貌或以為敬也徐鍇云虎之

行貌兢兢然有威故謂敬為虔秉持也鈇木作戌說文云

大斧也周禮注云秉鈇所以為將威也有虔秉鈇朱子

云言恭行天罰也顏師古云湯雖秉鈇以敬為先輔廣

云載旆秉鈇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愚按此亦

與第三章聖敬相應史記稱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然則此章言載旆秉鉞專為伐昆吾夏桀紀事韋顧既伐特追數之耳上章言敷奏其勇則皆伐韋顧之類也如火烈烈者鄭云興師出伐志在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也莫之為無音之轉也曷說文云何也朱子云誰何也按誰何者詰問譙訶之辭然此亦謂昆吾夏桀不敢訶成湯耳錢天錫云如火二句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一說曷通作過說文云微止也謂纒繞使止也亦通荀子云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兇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鮪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以草包裹物曰苞即苞苴之苞也藥說文云伐木餘也歐陽修云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藥也按湯十一征其見于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有雒如荆如溫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藥稱祭樹此三國為私黨如以草苞裹餘藥故曰苞有三藥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之達遂達皆從藥字生出勾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藥所可望也九有九州也解見玄鳥篇有截與海外有截義同九州諸侯截然判斷不與三藥相通故祭雖有意包畜之而終至於苟促莫能申遂窮窘莫能通達也劉向說苑載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此所謂九有有截者也又書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夫

九有既聯屬於湯則其判斷于夏可知已既者已事之辭朱子云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云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陝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而王應麟引郡國志云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此與詩辭不合殆不足信又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則夏滅之彭姓豕韋則商滅之昆吾顧既滅于夏而此有昆吾顧者蓋既滅而復立之亦猶豕韋為商所滅而其後世仍為商伯古五伯數中所謂商豕韋是也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顛顛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即今山西

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  
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  
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于此也  
左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孔云昆吾以乙卯日亡  
也桀亦以乙卯日亡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未知何  
月也黃佐云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  
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  
為治亂者必先其黨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  
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陳際  
泰云三蘄不數葛何也葛非桀黨也葛非桀黨而隨以  
兵何也肘腋之禍不先剪之而虞後顧也韋顧昆吾夏  
桀平叙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為天子也不正其為天  
子而湯之師始不負於天下矣自帝命不違至此皆紀  
湯事湯繇七十里諸侯起而為天子故叙述特詳或問  
先君商先如冥如微皆有功德可稱而詩自契外獨舉



相土以及于湯其他皆不之及何也曰此祭法所謂二  
祧者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  
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禘焉祭之  
無禘乃止去墀為鬼按考廟者父廟也王考廟者祖廟  
也皇考廟為曾祖顯考廟為高祖其曰祖廟則始祖也  
始祖而下四親而上於廟當毀而擇其中之有功德者  
以為二祧舊說謂祧之言超也超然上去也特為有功  
德而留故謂之祧也此外此若高祖之父則去祧為壇高  
祖之祖則去壇為墀此後又有從壇遷來墀者則此前  
在墀者遷入石函為鬼皆以其無功德故也合始祖二  
祧與四親共為七廟故伊尹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所謂觀德則專指二祧而言也先儒皆疑此禮與  
王制三昭三穆並太祖廟為七之說不合今以此詩觀  
之祭法所傳不為無據大抵前代禮耳自湯而下至于  
盤庚凡傳十八君即以父子相傳為一世推之亦有十

世除盤庚四親廟外自第六世太戊而上已皆在應毀之列而湯身初王業及上世相土肇基王迹俱無毀理故特立為二祧後世如周文武立二世室亦以其應毀故為之則猶之二祧之意但殷合二祧為七廟而周則除二世室為七廟耳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則其廟又在七廟之外是詩前惟頌相土後惟頌湯而已此又可証為二祧之最確者自二祧而外邈及玄王則以其為始祖又邈及長發其祥則以譽為始祖之所自出故愚謂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既非廣及

昔在中

葉

韻豐本  
作葉

有震且業

業韻

允也天子

紙韻

降于卿士

紙韻

實維

阿

豐本  
作伊

衡

叶陽韻  
戶郎翻

實左右商王

陽韻

則功臣與祭與祭必非

賦也禘于太廟

一臣而此章獨言伊尹者以伊尹為開國元勳故特舉之也朱子云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葉毛云世

也按葉文从世而來故訓葉為世此詩前言相土後言成湯則所謂中葉者其世數居于相土成湯之中者也震孔云懼也以國勢不定言葉毛云危也以人心不安言如振之為有易所殺微之恢復居殷未久而復返商丘皆震且葉象也不然何至湯而僅僅有七十里乎允信也天子指湯也允也天子讚湯有聖德信乎其為真主也降下也卿士指伊尹也稱其位曰卿稱其德曰士周官稱六卿亦曰戒爾卿士降于卿士言湯屈已以下伊尹不敢自高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即降于卿士之說也亦與第三章湯降不遲相應一說蘇轍云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而後商室以興亦通阿衡官名鄭云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郝敬云如太公之號尚父也愚按此宰相之位上卿之職至太甲改官名為保衡故書君奭篇

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以伊尹保衡止是一人故一稱其名一稱其官也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指其功左右者謂佐佑之數政奏勇伐夏救民也湯受命仍舊國號曰商王孟子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噐噐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沈約云

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呂氏春秋云祭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  
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轡諸侯以及  
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衆庶泯泯皆有遠  
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  
矜過善非生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  
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繇親自射伊尹伊  
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  
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  
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  
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  
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  
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  
走逐之至太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  
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

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鄭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早殃祖伊尹世世享商今按伊尹身為元功世享盛祭專美有商及周公時命成王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典實妨于此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朱子

亦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裕祭之篇今按篇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昔朱子疑為裕祭則天子夏秋冬三時之祭皆裕其以功臣配享惟當在裕烝耳月令十月有大飲烝之文指裕烝也周禮夏官司勳職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

大烝司勳詔之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具祭比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于烝奠鼎亦謂配享于烝祭也此詩如以為裕烝亦無不可但彼乃周禮而殷禮別無所考愚但以盤庚大享之言與詩序大禘之說合故從之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三

明 何楷 撰

殷高宗之世詩三篇

那祀成湯也

出序子貢傳申培說朱傳俱同 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魯語閔馬父亦云昔正考父較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按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弟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

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也自微子至戴公據宋世家凡十君七世周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幽王於戴公二十九年為犬戎所殺則戴公及正考甫皆當宣幽時也名頌韋昭以為頌之美者也序謂得之於周太師而魯語但謂較之於周太師者孔穎達謂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甫恐其舛謬故就太師較之然則較之而得其初本故亦謂之得也及孔子錄詩之時又已亡其七篇惟存五篇而已其以那為首者從太師之初本商自成湯始有天下以那為祀成湯之詩故也愚所以定此詩作于高宗武丁之世者遍攷經傳惟高宗武丁祭成湯見于尚書序及史記即謂祀乃常事不能徧書然觀高宗免喪弗言作書誥羣臣自謂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此詩及烈祖二篇皆祀成湯之詩而一則曰緦我思成一則曰賚我思成頗與思道賚予之言相合蓋

高宗深于思者也禮記亦云武丁者殷之賢王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高而宗之謂之高宗武丁勤于祭祀固亦起廢中之一事又按高宗祭成湯于彤日有雉雉之異書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雉先儒謂雉乃野鳥不應入室故為妖異然鮮有能測其事應者孔安國以雉鳴在鼎耳為耳不聰之異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今觀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固非耳不聰者且其先後輔之者甘盤傅說皆賢臣也則又烏有小人居公位之事而至于將敗宗廟之祀乎展轉推尋始悟災異之所自來政就此詩可見禮郊特牲篇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祭陽也祭義篇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詩明言顧予烝嘗矣而樂音甚備此則高宗失禮之大者也言雉鳴所以別于雉鳴也月令季冬雉鳴說文解雉謂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羅願謂雉鶴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雉鶴从勾雉亦从勾非特鳴而已然易通卦驗又云雉雞乳在立春節立春者或在冬或在春總之為春之首故夏小正紀雉震响在正月也响雉同字戴德解雉震响云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今高宗于秋烝冬嘗之時而奏大樂此時雉未應雉聞樂聲而以為雷鳴故雉也樂之為雷者何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樂本象雷又雉聞聲似雷者亦從而應齊景公作為路寢之臺族鑄

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許氏曰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天水冀南山有石鼓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漢成帝時有聲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益以為雷也然則此詩政當與書高宗彤日篇合看以樂不當作而作故雉不當離而離耳升于鼎耳則高宗行禮之處益直指其事以變異告也先儒不達此義而欲和合詩與禮記之說則但曰禮謂食嘗無樂者恐殷禮不如是而已亦鹵莽甚矣金燦作諸史會編繫那及烈祖二詩于武丁之四祀愚以為可信

猗與

音余下同

那與置我靴

豐氏本作靴後同

鼓

麋韻

奏鼓簡簡衍我

烈祖

麋韻

賦也猗之為嘒與之為嘒那之為嘒皆音近也說文云南陽謂大呼曰嘒與安氣也儺行有

節也按安氣者即助語之謂行有節則贊美廟中執事之人也置通作植鄭玄云置讀曰植按植本戶植之名

故以為樹立之義靴鼓曰植者以皆植木楹于其中故謂之植也靴解見有瞽篋鼓楹鼓也禮明堂位篇云夏后氏足鼓股楹鼓周縣鼓足鼓者加四足楹鼓者貫之以柱縣鼓則縣而擊之也於八音中惟舉靴鼓者以楹鼓為殷之新制而靴乃北奏鼓者故首舉之以該其餘也奏者動作之義謂動作以出其聲也簡通作東說文云分別之也荀卿謂鼓其樂之君耶學記謂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蓋鼓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雖無所屬然五聲必得之而後和以此見奏鼓之人為最重故必先分別其能者而後使之奏也衍說文云行喜貌爾雅毛傳皆以為樂也烈祖孔云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具樂器選樂工將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此皆未作樂以前事

至下章乃言作樂

湯孫奏假爾雅作嘏鄭玄本作格綏我思成

庚靴說文鼓淵淵先韻說文豐嘒嘒管聲庚韻既和且平

韻說文鼓淵淵本俱作嘒嘒嘒嘒管聲韻

庚韻亦叶先  
韻毗連翻

依我磬聲

見上音

於赫湯孫

叶先韻  
荀綠翻

穆穆厥

聲

見上劉公瑾云連叶三聲字見商人之質也愚按三聲雖連用而本句上各用先韻一句間之亦似後人

所謂輓

庸

豐本

鼓有斲

陌韻

萬舞有奕

陌韻

我有嘉客

陌韻

亦

不夷

爾雅注  
作怡

懌

陌韻陸德明本作繹  
修云斤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皆

賦也

湯孫歐陽

可稱湯孫愚按此指高宗也奏即奏鼓之奏然此則兼諸樂器而言下文鞀鼓管磬之屬是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謂奏樂以通之于烈祖也禮郊特牲篇云般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陳暘云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日三成臚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退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退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為

文也樂三闋則減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于天地之間捨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度知音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陳澔云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黃佐云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於未祭之先以此求神於陽也綏鄭云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轍云凡此皆非有也而生



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子云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  
聞則成此人矣周昌年云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  
成而綏我也徐光啟云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直是祖孫  
一氣如將見之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  
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祿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  
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  
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信哉其  
綏也與黃佐云觀思成之說可以見祭祀之理鞀鼓以  
下七句皆言湯孫當日所奏者陳暘云鼓所以作樂者  
也鼗所以兆奏鼓者也言奏鼓則鼗從之矣書曰下管  
鼗鼓合止祝敔記曰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子男以鼗  
將之蓋祝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  
孔穎達云祝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  
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黃  
佐云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筦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于先王之廟也。據此可證此詩首言鼗鼓之意而鞀與鼓為二物也。淵通作鼗。說文云：鼓聲也。嘒，說文云：小聲也。管，竹音也。爾雅謂大管名箛，其中名篴，小者名箛。郭璞謂管長尺，圓寸，并漆之，有底。鄭司農謂管如箛六孔，其大中小之制無傳。鄭康成謂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乃漢大予樂所用。廣雅則云：管象簫長尺，圓寸，八孔。無底，蓋亦後世之制，未必與古制合。不足信也。歐陽修云：書曰：下管鼗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陳暘云：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賁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于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于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有所待者為下耶？又云：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疏義云：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既和且平，兼堂

上堂下八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  
大不踰曰平依說文云倚也猶言相附也磬鄭云玉磬  
也朱子云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孔云知是玉磬者  
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和平來依磬  
聲明此異于常磬非石磬也陳暘云春秋之時齊侯以  
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郊特牲言  
諸侯宮祭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  
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  
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  
出于自然者也先王因天球以為磬以其為堂上首樂  
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  
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又云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  
我磬聲舜樂以簫為主故言簫韶九成張子厚云玉磬  
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擲忠貞  
云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又  
韓詩外傳云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

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按此傳雖於詩義無涉然寓意闕眇矣於歎美辭赫熾盛之意歌者贊湯孫所奏穆穆之聲非贊湯孫也赫義本火赤貌五事言屬火聲音之盛亦如火性之上騰然故以赫象之歐陽云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黃震云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穆通作夆說文云細文也聲何得以細文稱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通志載湯命伊尹作樂曰大濩修九韶六律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此非穆穆而何庸通作鏞陳暘云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解見靈臺篇前言鼓至此始言鏞則鏞之奏似在鼓之後然既言鏞即繼之以鼓則鼓之奏又在鏞之後一篇之樂以鼓始終倘亦所謂

鼓為樂之君而五聲不得之則不和者歟陳暘云那祀成湯之樂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執鼓管錦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歟說文云解也鐘鼓有數謂樂闋時也萬舞名三代之舞皆名萬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商頌曰萬舞有數逸周書曰萬獻明明三終孔謂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湯以萬人得天下何休亦謂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其樂舞皆稱萬也按書傳及春秋傳疏皆言湯因大旱禱于桑林之社而雨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左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而莊子亦言合于桑林之舞或即此萬舞也奕說文云大也陳暘云美其綴兆之衆大也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衆大可知愚按此時樂已闋而將迎牲矣故舞者皆立其行列以待行禮而舞也嘉說文云美也鄭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蔡汝楠云於虞

曰虞賓在位於商曰我有嘉賓於周曰我客戾止聖人御世皆考賓國之化夷說文云平也懌說文云悅也亦不夷懌者言不敢視祭祀為平常之事徒取悅耳悅目以為娛樂而忘敬謹之意也下章言溫恭有恪正與此互相發又按易有匪夷所思之文疑此不夷與彼匪夷相類謂嘉客聞樂而悅其悅至甚非比平常之悅也人悅如此神悅可知隱然含有先祖是聽之意此烈祖之所以來徼而能縵我思成也是義亦通學者詳之

自古在昔

陌韻亦叶藥韻息約翻

先民有作

藥韻溫恭朝豐本作鼂夕陌韻

亦叶藥韻

執事有恪

藥韻顧子丞嘗

陽韻湯孫之將叶陽韻資良翻

賦也自從也對今皆謂古在說文存也進古言昔則昔又在古之前禮運篇孔子言後聖有作然後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然在在昔之時已是中古之世未為上古而

自古之古則不過下古而已先民先革之人謂聖人也  
有作陸化熙云作為祭禮也是述作之作溫恭者溫溫  
其恭蓋安行而有常非兔強也朝夕自朝至夕也執事  
執廟中之事也恪本作憲說文云敬也恭敬之至如見  
大賓故字于心上施客也言尊祖敬宗萬世通誼從我  
以前之古人存留往昔先聖人所制造祭祀之禮其于  
將祭之前期慮事必豫具物必備自朝至夕常存其恭  
但見其溫溫然和柔及祭而行禮則一人各執一事致  
其恪慎不敢懈怠忽忽凡以禮當如是今日湯孫之祭  
亦猶行古之道耳黃佐云商人尚聲牲猶未入樂三闋  
然後備禮物蓋時制也故此詩以樂舞悉數於前而溫  
恭有恪之言始見焉蓋亦因其所尚而然耳是豈後于  
禮哉魯語云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  
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  
考甫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  
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

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陷而後恭道將何為按馬父之意謂以恭立教者猶將令其學古先民之恭而為之今乃以恭為陷于非道然則將以何者為得道乎顧說文云還視也季本云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愚按曰烝嘗者謂烝繼嘗而舉知此乃冬祭也既言予又變稱湯孫者意重在一孫字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將朱子云奉也蘇云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錢天錫云音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綏我思成即此可想見

那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六句

舊作一章二十

二句今按閔馬父引自古四句為輯之亂則非止作一章明矣故正之韋昭云輯成也凡作篇章義



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鄭箋以湯孫為太甲孔云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闕之後世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主湯之親孫故知為指太甲也那祀成湯經稱湯孫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按此義亦通並存之又韓詩序以此詩為美宋襄公也其說與史記宋世家謂宋大夫正考甫作商頌以美宋襄公者合即云宋得用天子禮樂以祀成湯然我有嘉客果宋所宜有乎

烈祖彤祭成湯也書高宗彤日篇之所為作

朱傳以為亦祀

成湯之樂與子貢傳申培說俱同愚所以定為彤祭者以那已為祀成湯之詩一祭固不容有二詩耳彤

者祭明日又祭之名爾雅云周日繹商曰彤夏曰復  
昨孫炎謂繹者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  
絕之意邢昺謂復昨者昨是祭日以祭之旦日復陳  
其祭肉以賓尸也按說文彤字从舟其義則舟行也  
與祭事無涉古讀彤有融音故或通作融左傳其樂  
也融融其樂也洩洩而張衡思玄賦則曰展洩洩以  
彤彤是也又馬融廣成頌云豐彤對蔚彤亦通作融  
說文訓融云炊氣上出也炊氣上出縷縷不絕之義  
也但彤本音琛韻書收入侵韻不知何因改讀曰融  
殊不可曉知此詩為高宗詩者以那詩例之其稱烈  
祖同其末章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同則其為一時  
之作明矣又知為彤祭事者以申錫無疆一語知之  
篇中媿媿但以降福為言則高宗勤祀之本意殆可  
想見當其亮陰三年之後雖既免喪而猶恐德不類  
不敢發言誠未知致治之方將安所出因而致孝于  
鬼神以祈福耳此亦商人尚鬼之習則然故于彤祭

之日而有雉雉之異其臣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永不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  
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  
無豐于昵大意謂民受生于天乃天之膺嗣王之所  
司者在于敬民而已所謂敬民者惟在務民之義而  
已此享年有永之道毋徒豐于祭祀而欲邀福于昵  
近之祖宗為也他日傳說之進王也亦曰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合此二書及那烈祖  
二詩以觀則高宗早年之失端有在矣竹書載武丁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皇王大紀載高宗祭于  
成湯有飛雉之異王使以雉為扇曰以彰吾過而通  
志稱祖已訓王後武丁又責躬思道三年編髮重譯  
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修德而報之  
疾也苟繇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德焉史記亦載武  
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

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  
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嗟嗟烈祖

慶韻

有秩斯祐

慶韻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叶慶韻讀如數

典主綢賦也嗟歎聲鄭玄云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補  
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  
於皇乃近于文矣烈祖湯也義見那篇秩積祐福也俱  
見說文有積斯福即下文言申錫無疆是也惟有無疆  
之申錫則福斯積矣冀望之辭也申者申束之意故毛  
傳以為重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無疆鄭云無竟界  
之期也爾指烈祖也蔣悌生云爾汝其辭如事生覲省  
相語此質實之至也斯之為此所之為處皆音近也斯  
所謂烈祖神之所在當指禘而言說文謂門內祭先祖  
所以徬徨是也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矣孝孫孝子  
猶未忍其遽歸也故於明日又設祭然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則於門內以求之亦意神之尚依依於

門內而未遠去也孔子謂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其商彤所在雖無明文但以說文字義求之則門內之祭自古同之也申錫二句是倒文法曰庶其及爾神之尚在此處而重賜我湯孫以無界限之福乎向日正祭固已受釐矣今日又祭則神又當重降之福是所謂申錫也此章蓋初求神于祊之辭也

清酏賚我思成庚韻亦叶陽韻辰羊翻亦有和說文通釋作盍羹庚韻亦叶陽韻

盧當翻說文豐既戒既申鑿作且平庚韻亦叶陽韻皮陽翻融中庸申鑿豐本

俱作假左傳作假無言時靡有爭庚韻亦叶陽韻諸良翻綏我眉壽黃

耆無疆陽韻賦也此章言彤祭行禮之事既者已事之辭載謂載之于尊清者清潔之義酏說文云

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愚按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儀禮有司微

篇是周大夫又祭之禮首言司宮搗酒注謂搗酒者撓益整頓之與此首言載清酤同也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也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己之精神朱善云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和羹者鄭云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云銅羹也按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銅器謂之銅羹有司徹篇所云羊銅豕銅即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朱子云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輔廣云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既戒既平者嚴粢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酸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愚按

此即雍人陳鼎之事也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  
文朱子遂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醜此恐不  
然二詩皆同時作也彼言奏假此言醜假明是異字何  
得混醜為奏乎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所以為烹牲體  
之用也今自鼎初至之時而即皆能秉其肅敬靡有諠  
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絕無彼此交侵職位以有紛  
爭者此非主祭者之精專于假廟何能使助祭者人人  
顧化若此故中庸引此詩而申之曰君子不賞而民勸  
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也又左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  
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馬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此借辭立義全非詩旨而鄭箋泥此亦以和

羹為喻助祭諸侯有和順之德誤矣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者以而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既昏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庶乎烈祖綏我湯孫以眉壽黃耆之福至于無有疆竟也

約軼錯衡

叶陽韻

戶郎翻八鸞

陽韻陸德明本作鏘

以假以享

叶陽韻虛

良我受命溥將

叶陽韻

自天降康

陽韻

豐年穰穰

陽韻

來假

來饗

叶陽韻

降福無疆

陽韻

賦也此章言今者之祭非偶然也實繇得人得天故使

湯孫得盡其孝耳約軼二句解見采芑篇但鸞鶴彼作瑋瑋當從之軼衡以諸侯所乘之車言八鸞以諸侯所

駕之馬言假通作假至也享獻也歐陽修云以假以享者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指湯孫也劉公瑾云歌工導達主祭者之意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



一溥說文云大也將奉也。繇我湯孫受天眷命，故溥天下之諸侯皆乘其車馬以奉祭事也。鄭云：祭祀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自從降下康安也。歲大熟而五穀多有曰豐年。穰穰穀茂，盛之貌。解見執競篇。孔云：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呂祖謙云：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曹氏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來假來饗，指烈祖言饗之為言嚮也。歐陽修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承上言湯孫之得人，得天如此，庶乎烈祖之來至，其坐來享其祭而下之，以無界限之福也。鄒忠盾云：那以管磬磬聲，厥聲相叶。烈祖以申錫無疆。黃耇無疆，降福無疆，為節何。

顧予烝嘗

陽韻

湯孫之將

叶陽韻  
資良翻

賦也。黃佐云：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緦我，眉壽黃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益祖考

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  
如此蘇轍云言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愚  
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  
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於烝  
嘗之禮相繼舉行其時時勤于祭祀如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二句

舊作一章

二十二句今按朱子分為四節於語意血脉甚明  
故即依之以定章數 輔廣云那與烈祖皆祀成

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  
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

烈祖歟季本以為此必祭成湯而受釐降福之詩  
按此二說亦皆可通然果祭日所歌似不應有申

錫之語序則云祀中宗也朱子謂此詩未見其為  
祀中宗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

不欲遺之耳。鄭亦云：那烈祖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其均為祀成湯，明甚。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安知不皆有頌，但正考父所得，僅僅十二篇，况至孔子刪詩日乎。

### 玄鳥高宗報上甲微也

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

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于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魯語展禽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乃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郊禘宗祖

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按竹書夏帝桀三十二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所以知此詩為報上甲微之樂歌者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碣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丘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相土生昌若昌若

生曹圍曹圍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  
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問計三十四  
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  
書以為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  
計三十七年而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  
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  
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  
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  
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  
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  
蓋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于理或  
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  
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  
九年殷侯復歸于商丘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  
單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  
二十五年則為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

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于亳書序謂自契至于成湯  
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今按所謂八  
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碣石二也相土居商丘  
三也冥離商丘往河治水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  
之時復歸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七遷耳  
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  
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  
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  
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  
文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  
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有景  
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  
載湯于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  
商會諸侯于景亳則知景亳實在商封內不然國既  
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闕駟曰湯都  
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

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指帝嚳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虜沃告當是通作嚳虜之言來益謂從帝嚳而來居于沃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于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于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嚳墟而不忘其所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

惟亳為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于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于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于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陔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為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于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



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  
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  
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  
殷遷河北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  
于斯時追上甲絕而復續之功而行報祭之禮斯則  
玄鳥之詩之所為作故嗚乎商殷變更之故則經傳  
史書若合符節古人重稽古之力夫豈誣乎又補傳  
謂殷之得名以澱水按說文無澱字乃潏水耳潏水  
今在河南開封府鄆城  
縣與殷無涉此不可信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陽韻宅殷土芒芒陽韻三代世表  
古

帝命武湯陽韻正域彼四方陽韻方命厥后有韻奄有九有文韻

選注作域賦也玄鳥毛傳云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  
先祖有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

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穎達云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謂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按玄鳥生商其語近奇而事甚無怪毛孔之說正矣乃詩緯含神霧則云契母有媧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媧簡吞之生契封禮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卵子而生紛紛語怪遞相祖述總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為無父媧非譽妃如劉向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媧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

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紵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羅泌闕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矣何所疑耶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栗馭次曰建庇栗馭為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翟為嚳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墜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墜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讖緯之說乃呂氏春秋更有異焉謂有娥氏有二佚女

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  
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  
北飛遂不反善乎蘇洵之言曰史載簡狄吞卵生契為  
商始祖神竒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  
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安用此微  
禽之卵哉燕墜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歐陽  
修亦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  
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鳳卵而生契姜嫄履大  
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  
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  
欲神其事故務為竒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又  
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享乳蕃滋  
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  
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其說獨與  
毛傳合當漢之世而有能持正論如兩人者正不多得  
若褚先生謂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

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湏人而生命奈何無父而生乎褚雖疑無父之說之非而未免惑于神怪感通之事未足稱達識也雖然以朱子之素持正論而猶以吞卵為可信况其他哉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宅爾雅云居也商殷解俱見本篇小引下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于商丘乃復稱商侯耳土地也芒通作荒爾雅云奄也毛以芒芒為大貌孔云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事見竹書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古朱子云猶昔也程子云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武湯朱子云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云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柝有虔秉鉞故此稱為武湯也正猶定也域說文云邦也陸燧云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也黃光昇云維時夏桀昏虐諸侯不服相為侵亂湯始正之此商之王業所繇始也方即東西南北之四

方厥后謂其方之諸侯也與書舜典篇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篇禹乃會羣后武成篇王若曰羣后義同嚴粲云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于諸侯朱子云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愚按此以景亳之命言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竹書載桀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取韋征顧取顧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謂此命也奄說文云覆也大

有餘也九有毛云九州也鄭云覆有九州為主也孔云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也又楊慎云春秋命歷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圍古文省作有易氏云般人九州之制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曰兩河間曰

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其說誠然然繇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叶紙韻  
養里翻

在武丁孫子

絃韻

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叶蒸韻  
書蒸翻

龍旂十乘

蒸韻

大禘是承

蒸韻

賦

后指上甲微也微為諸侯故但稱先后不稱先王以方命厥后例之可見殆說文云危也微父振為有易氏所

殺國已危矣微能受天眷命以復舊物不至危殆故使湯得有所承藉以成一統之業至于今傳在武丁方且延及子後之孫孫後之子世數莫可限量皆先后微所貽也使爾時中絕而不復續即湯且無絲以興而又何餘存及于後人之有武丁名昭武丁其字也歌工于祖考之前直呼其字蓋古人之尚質如此武王謂湯也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勝說文云任也此又歸美于成湯之辭也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蒙其存者則其精神力量至此而盡也商家之命延至武丁孫子未有窮期雖曰先后之垂裕亦繇成湯之豐功厚德足以堪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云靡不者對孫子而言龍旂二句指諸侯來助祭也周覲禮侯載龍旂交龍為旂一升一降升象其升朝降象其下復乃建之車上者今按此詩則商禮亦不異耳十乘者鄭云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嚴云舉諸侯之尊者言之顧大韶云若作衆諸侯解則不應止



十乘也。精本作饗。說文云：酒食也。大韜韓詩云：大祭也。承說文云：奉也。夫商祚尚且延及于武丁之孫子，則當武丁之時，諸侯誰敢不服從？所以常時有建龍旆者，十乘來助殷祭，以為諸侯之領袖於祭之時，皆有事廟中，以奉進其酒食焉。假使王靈衰替，安能得此？故孟子曰：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民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邦畿千里

絳韻

維

大學作惟

民所止

絳韻

肇域彼四海

叶絳韻

虎洧翻

四海來假

豐氏本作

來假祈祈

支韻

遐後同

來假祈祈

支韻

遐後同

來假祈祈

支韻

遐後同

來假祈祈

支韻

遐後同

來假祈祈

景員

古文

維河

歌韻

陸德明

云或作何

殷受命咸宜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支韻

百祿是何

歌韻左傳豐本俱作荷。賦也。此章言都殷之得地所以益追思上甲之功也。畿毛云疆也。虞夏稱服殷周稱畿。王氏云畿言其有界。蓋服言其服。王事邦畿，天子之都也。王制注云：天子所居州界之名。殷曰畿。漢志：殷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三

三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  
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封乃諸侯之大者天子所居則謂之  
畿所謂邦畿千里也必以千里為畿皆見于經又聖  
中國大之意此指殷都而言止鄭云猶居也大學引此  
而先之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即殷武篇所謂四方之  
極也肇通作庠說文云始開也爾雅以為始也四海海  
內之地也嚴云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  
也言民志定也京都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  
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湯本以四方為域今言始  
以四海為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故疆土非先王  
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  
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境域也陳際泰云商世以兵起  
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  
自彼手創之矣雖然武丁所以能此者先據山河之險  
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爛焉豈苟而

已哉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四海來假謂諸侯也即上  
章龍旂十乘大饁是承者是也祈通作跂方言云登也  
重言之者見下國非一也蘇轍云夫天子所居畿內千  
里自足以疆域四方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祈  
祈其多也景山名即今殷所都也以殷武篇陟彼景山  
證之可見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鴻  
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  
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  
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為  
睢州員朱子云輿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  
也輔廣云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愚  
蓋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先是仲康時遷后  
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  
居商而其時為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為帝所居則不能  
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三

丘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于其職不能復居商丘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地可矣而何為乎復遷嗟嗟殷于此時固有不得不遷者也其時帝孔甲即位廢豕韋遷劉累為諸侯者必皆蹙蹙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為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于商丘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于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雉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于舊國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終不復遷者以載亳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于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徙先王居而于偃師定鼎焉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

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為之經畧以  
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  
臯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于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  
如河決為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  
于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尚書中甚具遷殷之後武丁  
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為雷震死自是之後又  
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季末謂意必為離宮于此而  
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耳殷受命咸宜統前後而贊之  
也咸皆也宜所安也俱見說文自上甲微以殷興而能  
安受不殆之命成湯雖不都殷而曾會諸侯于此用能  
安受正域之命今盤庚遷殷傳至武丁復能安受四海  
來假之命故曰咸宜也百祿汎言福之多也何說文云  
僖也徐鉉云即負何也殷土之於受命其相宜如此繼  
此以往百祿是何端有可為武丁必者蓋祝願之辭也  
然實自上甲開其先如之何不報或問武丁都殷絲盤  
庚之遷而無祀盤庚樂歌何也盤庚世數未盡尚列祀

于太廟自與上甲之專報祭者不同然商頌所傳僅五篇耳亦烏知非本有詩而後乃散軼乎

玄鳥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八句

舊皆作一章二  
十二句 序以

為祀高宗也然殷武之詩序亦曰祀高宗疑不應  
有兩詩故鄭玄謂祀當為裕裕合也高宗崩始合  
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  
其廟而後裕祭于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裕春秋謂之大事按鄭  
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况其所援引者  
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闕其有四妄矣朱子謂詩  
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据雖未必然然必  
是高宗以後之詩至其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  
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  
蓋不能知此詩所用之地也亦汎斯甚矣申培說  
則云此亦禘祀之詩其意蓋如春秋所云吉禘者

此即喪畢之祭與鄭玄言裕意同但其名異耳殷禮已亡孔子尚苦無徵誰能以意定之愚特因詩中言商又言殷頗測其微指所在初疑為高宗祀盤庚而於諸書無所據不敢自信既而思高宗曾報上甲徵復參攷竹書則知與殷者實上甲與周家之公劉太王同功而此詩為報祭而作其立言之意渙然可尋無復疑義因遂筆之又按上甲為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較商頌于周大師乃以那為首何也湯為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于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

詩經世本古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

明 何楷 撰

殷祖庚之世詩一篇

殷武立高宗廟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自武丁修政下俱出史記

廟既成始祔而祭之詩

出朱傳 武丁祥雉事詳見那烈祖二篇小引下沈約云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與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  
起廟號高宗劉歆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  
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  
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  
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  
帝者之功德博矣或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  
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  
疎相推朱子云劉歆說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  
云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  
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個  
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  
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個好

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愚按當祖庚時武宗于七廟中正為考廟今如為武丁別立一廟則是考廟虛主也抑豈向之居考廟者尚仍舊而不遷耶然無此理矣若謂祀武丁于考廟又別為武丁自立廟則是武丁有二主尤無此理以愚意之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而虛其新廟及夫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于新廟與七廟同享祀為百世不遷之宗而不與羣祧等列耳又按先儒謂遠廟為祧遷主藏焉周之祧法先公之遷主藏于右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則藏于文羣昭則藏于武故或謂宗曰世室亦曰祧以此法例之如商之三宗為宗則三宗以下之子孫凡自七廟而祧者必各依其昭穆而分藏其主于三宗之廟亦禮之可行者也若西漢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毀東漢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皆失禮之大者蜀公瑾云三宗之廟未

知立于何所竊意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於太祖廟之兩旁三昭三穆之上

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

捷

說文作遼

彼殷武奮伐荆楚

語韻

梁

說文作梁

入其阻

語韻

裒荆之

旅

語韻

有截其所

語韻

湯孫之緒

語韻舊自章首起至此為第一章

維女

音汝

荆楚

見上

居國南鄉

陽韻

昔有

豐氏本作在

成湯

陽韻

自彼氐羗

陽韻

莫敢不來享

叶陽韻虛良翻

莫敢不來王

陽韻

曰商是常

陽韻舊自維汝

至此為第二章聲以虎何威之也

賦也捷說文作遼趙頤光云从虎達今文改作捷殷武毛傳云殷王武丁

也錢氏云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按商自盤庚遷殷始改國號曰殷武丁名昭小乙之子成湯十世孫廟

號高宗鄒忠肅云商家賢聖之君惟載旆之湯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其他固有不甚武者夫服叛招携非大武不克大振此殷武所以為赫濯而守文之主不與焉奮說文云犖也从犗在田上鳥鼓翅犖犖然疾也兵興之迅疾似之伐說文云擊也徐光啟云奮伐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發不及距意此時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凌夷而不振矣荆楚毛傳云荆州之楚國也春秋正義云楚荆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孔穎達云荆是州名楚是國名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若何人也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貢有荆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按沈括謂揚州宜揚荆州宜荆地名因此楚乃荆之別名故二

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為荆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李本云詩中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蓋盤庚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北如春秋時楚之凌虐陳宋也北亳即宋也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襍介錯於商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羗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公羊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深本作累說文云周也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巘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愚按深入其阻當是指鬼方之地易既濟九三爻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爻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朱子疑荆楚即鬼方謂荆楚地

好鬼自古而然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糴  
糴是以荆楚舊多淫祠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  
九歌可見也然竹書載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至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則鬼方與荆楚明非一國大  
抵鬼方在荊州之地其所居者必山水險阻之處能乘  
間出沒為中國患而荆楚慄慄輕輒附之以俱動故世治  
則後服世亂則先叛高宗興兵本為伐鬼方而特揚言  
以伐荆楚為名一則使鬼方恬然不復措意而我可以  
攻其無備一則怵荆楚俾自為守而不暇與鬼方結連  
此固已得用兵勝算矣所以能直搗長驅如入無人之  
境也至是師據腹中地利在我則鬼方與荆楚不復相  
顧而二醜之勢俱孤是故荆楚必服而鬼方必克也易  
言震用伐鬼方知此舉非高宗自行震是臣名于傳無  
考或以震者長子之象借為大將之稱如師卦九五言  
長子帥師之意耳襄爾雅毛傳皆云聚也按說文無襄  
字本作裛通作裛說文云衣袂也裛荆之旅者猶言收

拾荆楚之衆不使其紛出而為鬼方所用亦聚意也蓋此時荆楚已聽命矣又呂祖謙云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句踐棲于會稽之類也亦通徐云漢書嚴助疏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佗徒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菁夷人據險負阻鳥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截說文云斷也言截斷鬼方與荆楚為二不敢出而相應也一說曹氏云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亦通湯孫朱子云謂高宗按那及烈祖篇亦皆稱高宗為湯孫緒本絲耑之名事業之有條理亦如之故爾雅訓為事又為業也承上文言此非好大喜功乃為湯孫者事業當然必如此而後無愧於為湯之孫也下文言昔有成湯曰商是常意實本此又按竹書載夏桀二十一



年商師征有維克之遂征荆荆降是則奮伐荆楚固成  
湯已事耳維女荆楚以下紀高宗因荆旅聽命而諭告  
之辭也鄉毛云所也鄭云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  
之南方陸化熙云見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郝敬云  
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  
面出治失楚則如面墻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  
近而要也金履祥云商周中葉荆楚每為中國大患蓋  
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  
引雲夢江沅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  
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矚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  
也商都河南北周遷雒陽視荆楚為國南而負固若此  
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風化行於江  
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  
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擣豫闞揚徐  
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  
知也氏羗鄭云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山海經云伯夷父

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羗氏羗乞姓孔云  
氏羗之種漢世仍存在秦隴之西地理志云隴西郡有  
氏道羗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  
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羗地曰自彼者舉絕  
遠以例其餘見不止于氏羗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  
載湯即位之次年氏羗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  
氏羗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  
氏羗也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享說文云獻也逸周  
書王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  
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  
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  
漚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劍劍之醬鮫截利劍為獻  
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圉請令以珠璣瑇瑁  
象齒文犀翠羽菌鸚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  
已闌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蜀江

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茲車沾他旦略貌胡  
戎翟匈奴樓煩月氏蠟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  
野馬駒駱駝騏驎良弓為獻湯曰善按觀此則氏羗鬼方  
荆楚之類各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鄭云  
世見曰王孔云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  
也荀子云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  
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  
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  
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  
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  
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季本云曹氏以為氏羗之  
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以享與王為遠近之  
差今詳詩意則似戎狄之在荒服者世一見王而非來  
朝之日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于王蓋待  
戎狄之道禮當如此不必以賓荒分二等也曰述高宗

之言也常猶云故事也商之故事則然爾荆楚所稔知  
今日者我叨為湯之孫安得不繼承先緒而容爾國與  
鬼方相煽以叛使成湯時來享來王之典遂廢耶此章  
頌高宗之能攘外也賈捐之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  
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  
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  
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羗  
莫敢不來王而竹書亦載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  
氐羗來賓然則武丁固亦有平氐羗之事而此詩乃為  
欲往平氐

羗發與

天命多辟

叶錫韻 普擊翻

設都于禹之績

錫韻 歲事

來辟

見上

勿予禍

豐本作過

適

叶錫韻 丁歷 翻豐本作謫

稼穡匪解

舊自天命起至

此為第三章豐本匪解下有祀事孔力一句按朱子云  
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

稼穡匪解自足欠了一句豐之增補益原于此庸妄極矣

天命降監

叶勘韻告紺翻亦叶陷韻居憾

翻朱子云下與濫叶

下民有嚴

叶陽韻五剛翻

不僭不濫

勘韻亦叶陷韻胡憾翻

不

敢怠遑

陽韻左傳作皇

命于下國

職韻亦叶屋韻古六翻左傳引詩無此句

封建厥

福

屋韻亦叶職韻筆力翻左傳作命以多福雋自降監起至此為第四章

商邑翼翼

職韻四

方之

後漢書作是

極

職韻後漢書商邑二句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云此韓詩之文

賦也自章

首至封建厥福皆紀高宗戒勅諸侯之辭與上章荆楚事無涉多鄭云衆也辟毛云君也多辟謂衆諸侯也傳說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則諸侯分封雖命于天子而實皆天之所命矣設都猶言建國績說文云緝也九州平治皆禹所積累而成猶之緝麻然也設都于禹之績者曹

氏云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鄭云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辟與多辟之辟同勿之言母亦音近也予通作余爾雅云我也高宗自謂也禍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謫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謫輕鍾惺云以禍適為言商道先罰後賞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言爾為歲事而來之諸侯其必毋為我所禍謫如能勤于民事使民稼穡不怠則禍謫可免矣李氏云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主誠以農事為重也天命即上文之天命降下監臨也嚴教命急也俱見說文言天既命爾為諸侯則時時下而臨視之而下民之督責更有嚴于天之降監者臯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即此意也不僭不濫二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也僭說文云假也

徐鍇云按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僭也濫說文云汜也愚按左傳云淫刑以逞淫即濫之義也左襄二十六年蔡聲子引此詩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按觀此可得僭濫二字之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何僭之有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何濫之有怠說文云慢也遑說文云急也不敢怠遑者言不敢過寬而失之慢若僭于賞而無罰是怠也不敢過急而失之猛若濫于罰而無賞是遑也或賞或罰總之以民事為主而已下國與長發篇之下國義同指衆諸侯也我以此命爾下國之諸侯誠欲凡在封建之列者其皆有福慎毋廢朕命哉一說林堯叟云封建厥福者福祿鞏固如封建之永世也亦通又左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此以不僭二句指有位者言其解又異商邑二句合成湯與

高宗而共贊美之也翼鳥兩羽也湯都南亳其後屢遷至盤庚遷殷改都北亳即高宗所都也以其地在商丘故統曰商邑二亳對峙如鳥之有兩羽故曰翼翼也極說文云棟也按極者屋脊之棟屋脊居屋之中故鄭訓為中也昔成湯所居乃四方諸侯之所取中今高宗所居亦能與之媲美則以其賞不僭而罰不濫故也史記載成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免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此誥辭與高宗之命下國先後一揆故書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所謂言乃雍者當即此命下國之言而小大之國無時或怨者亦即不怨其不僭不濫歟孟子有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非無故也此章頌高宗之能安內也

赫赫厥聲

庚韻

濯濯

厥靈

青韻

壽考且寧

青韻

以保我後生

庚韻

此四句用韻法與車攻篇決拾四句

同舊自商邑起至此為第五章

陟彼景山

叶先韻 翰旃翻

松柏九九

叶先韻 胡圓翻

是

斷是遷

先韻

方斲是虔

先韻 爾雅作椽

松栢有杙

先韻

旅楹有閑

叶先韻

韻向

寢成孔安

叶先韻 六章 賦也

赫火盛貌厥聲承上章命于下國言五事言屬火故曰赫赫濯說文云濯也靈孔

云尊敬為神靈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厥靈承首章奮伐荆楚言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濯鄭云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

壽久考老也俱見說文書無逸篇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謂壽考矣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季本云天下治安也我後生主時王作寢廟者而言謂後高宗而生者也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為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與陟彼景山以下言作廟事也陟說文云登也景山解見玄鳥篇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毫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按據此則高宗所都在景毫明矣景毫者北毫也九說文云園傾側而轉者字从反仄徐鍇云仄者一面欹而不可回也是故仄而可反為九九可左可右也按毛傳訓九九為易直孔謂言其滑易而調直意亦同此蓋指松栢之本身言也下文為栢為楹皆取諸松栢也義亦見閔宮篇斷說文云截也遷爾雅云徙也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方朱子云正也正以繩墨也斷說文云斫也削以斧斤也方斲聯下松栢言尚書大傳云其栢天子斲之大夫達後士首本庶人

到加穀梁傳云天子之桐斲之磨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桐斲之磨之大夫之桐斲之士斲木虔毛云敬也解見  
長發篇孔云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松桐解見閔宮  
篇梲說文云長木也孔云桐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旅毛  
云陳也朱子云象也二義皆通楹說文廣雅皆云柱也  
閑說文云閑也陳列衆柱似處處皆有閑闌也一說閑  
者不過其度之意亦通寢毛云路寢也孔云王之所居  
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按閔宮篇詠新廟亦  
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朱子云此蓋特為百世不遷  
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寢成孔安者高宗功德盛大  
今特為別設寢廟與太宗太甲中宗太戊號為三宗既  
成則人心甚安也猶閔宮篇言萬民時若之意萬尚烈  
云高宗之寢廟其成與不成闕係非小倘不成則一切  
俱不相安今寢成如是乃甚相安也見得此寢廟之作  
乃報功追遠之典萬萬非所得己者也詩言微妙深厚  
如此一說孔安就百世不遷言之亦通又羅莘云孔子

州詩錄商頌五章豈無意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  
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栢九九在於斷而遷之方斲而  
敬承之以用之耳松栢小材有抱而整布衆楹大材有  
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撫成草材而任  
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  
戶之義也此似借題立論要非詩旨

殷武三章二章章十三句一章十一句

舊作六章  
三章章六

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序及子貢傳皆云祀  
高宗也今按此詩明為立高宗新廟而作或于祭  
祀時仍歌此詩則不可知耳申培說則云帝乙之  
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此蓋擬襲疏義  
之說愚初亦以為然及誦史說武丁之廟已立于  
其子祖庚之時此昭然有據者何得以臆揣易之  
乎又古文引此詩皆以為詠成湯左襄二十六年

蔡聲子曰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前漢書匡衡  
曰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  
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也皆為昔有  
成湯之一句所誤



詩經世本古義卷四